

不惑

转白

凯伦·芬

不忍转身去

岑凯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两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少女，在一次到日本旅游期间，兆玲一见钟情地恋上了日本青年梁佐刚，幻想留在日本过幸福生活，菁菁爱上了温情持重的旅行团老板，朱偕恩，她们追求纯情挚爱，然而结果却大出所料，使她们痛不欲生。纯情少女恋爱须慎重，切莫轻易堕入情网……。

《不忍转身去》是岑凯伦最新书，据了解此书绝没重，请读者放心购买。

不 忍 转 身 去

岑凯伦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1/32 5.625印张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印数80000册

ISBN7-5006-0499-8/I·170

定 价：2.23 元

兆玲奔到我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

我一开门，看见她这副模样，知道她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兆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做同学，又一起毕业，我们现在在找工作，也决定想法找一份同在一起的工作。

“什么事情？兆玲？”我问她，“是找到男朋友了？急着要告诉我？”

“好消息！好消息！菁菁！”她嚷。

“要结婚了？”

“胡说！”她坐下了，喘出一口气，“我告诉你，我们去旅游去！”

“什么？”我意外地。

“旅游！”她跟我说：“我和你两人，一起去，到日本去旅游！”

“见鬼！”

“啊？”她呆住。

“那来这么多钱？”我摊摊手，“毕业到现在，工作都还未找到，去旅游？妈和爸怎么会肯给这笔钱。”

“不用钱的。”她高兴地笑着说。

“啊？”

“免费的啊！”兆玲打开手袋，取出两份表格来，“告诉你，我叔叔的朋友是办旅行社的，组织了一个旅行团到日本去，我决定嚷着要去，还有，我也要你陪了我去！”

“免费的？”我不置信地。

“是的，免费。”

“一个钱都不要？”

“不要，包了机票、住宿，还有包膳哩！”兆玲跟我讲。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兆玲说：“我叔叔的朋友是老板啰，反正一大批人去，多了两个人，又有什么关系？”

“这怎好意思？”

“管他哩！有吃有住，不好么？”兆玲跟我说：“而且，又有旅行的机会，就是我断了两条腿，我也要去！”

“真的去么？”我简直不相信这会是事实。

“当然！反正我们现在又没有找到工作，闲着没事做，去玩玩什么不好？”兆玲说。

“什么时候去？”

“下礼拜一。”

“还有四天！”

“填了这份表格嘛，”兆玲说：“填好了，一切手续旅行社会全办妥的。”

“有这样简单的事情？”

“填吧！填吧！”兆玲又从手袋内取出一枝笔来，交给我。

我接过表格，跟兆玲一行一行的填写。就在这时候，妈走了过来。

“又在填什么应征信了？”妈张望一回跟我说：“菁菁，写了那么多信，都没有回应。”

“什么没回应，我们不去做而已！”我立即说。

“菁菁和我要在同一间公司工作，这样，就是薪水少一点，我们都干！”兆玲对妈说。

“那有一间公司同时请两个人的？”妈摇头起来了，“我看，你们两个，找到头发发白，都找不到工作！”

“我们现在不是在填应征信!”兆玲说。

“填什么?”

“到日本去旅行的表格!”我说。

“嘎?谁去日本?”

“我和菁菁。”兆玲说。

“什么?”妈一呆,“菁菁和你到日本去?”

“不用钱的!”兆玲说。

“怎么一回事?兆玲?”

“不用钱的,妈,”我立即解释道,“兆玲请我去。”

“兆玲,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叔叔的好朋友是开旅行社的,举办往日本的旅行团,”兆玲说:“人数有空额,我要菁菁跟我一起去,反正一切免费。”

“免费?”妈嚷,“一张来回飞机票也将近两千块了啊!”

“不用钱的,坐包机哩!”兆玲笑笑说。

“谁去旅行?谁去旅行?”爸从里屋走出来了。

“兆玲要叫菁菁去旅行,说是什么免费的。”妈告诉爸,“到日本去。”

“这样好的机会?”爸很感兴趣地。

“我认为菁菁还是不去的好。”妈想了想。

“妈——”我失望地看住她。

“你从未出过门,我怎放心!”妈说。

“伯母,是一大群人去的,有领队照顾,怕什么?”兆玲讲,“绝对保证不会迷路。”

“菁菁从来没有离过家,一个人出门,有些什么事起来,我不放心。”妈担忧地。

“有我!”兆玲说着拍拍心口，“我担保从头到尾，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地照顾她!”

兆玲的话令爸爸笑起来了。

“我不放心，”妈指指我，“这个孩子，连天气冷暖都不知道，天冷不会加衣，天热又不会换季，怎么可以出门去?”

“伯母，”兆玲焦急地，“您不赞成么?”

“让她去吧，”爸开口了。

“哦?”妈一呆。

“菁菁也不是孩子了，”爸点点头，“兆玲能去，菁菁自然也能去。”

“我不放心啊!”妈皱眉。

“女孩子大了，让她们自己照顾自己也好。”爸说：“难道将来出嫁，也得你这个老妈子跟住么?”

兆玲看看我，咕咕笑起来了。

“现在在填什么啊?”爸张望着问。

“填了这张表格，送到旅行社，”兆玲说：“过几天，我们就上机了!”

“下星期一就去哩!”妈无奈地，“啊，菁菁连整理行李都不会。”

“让她学学吧!”爸想了想，再次不太置信地问兆玲，“——真的不要费用?”

“当然不要!”

“爸，”我开口说道：“不过，你要给我零用钱啊!”

妈摇摇头，笑着望住我。

兆玲匆匆向我挤一挤眼，我笑起来，急忙跟她继续填那张表格。

×

×

星期一是一个很晴朗的天气。上午，爸和妈送着我和兆玲到机场去。

兆玲的父母就把事情看得简单得多了，他们知道我父母到机场来，拜托妈和爸照顾兆玲。

兆玲是一个很活跃的女孩子，她一到了机场，立即找到旅行团集合地方。

我们奔着过去，一个女人向我们迎面过来。

“是庄兆玲小姐吗？”那女人微笑着说。

“我是。”兆玲立即应。

“那么这位是沈菁菁了。”那女人抓了一大张名单，向我说。

“对了。”我点头。

她用笔在名单上打了一个符号，然后笑着对我说：“我叫赵太太，我是你们的领队。”

妈立即步上前来，跟赵太太笑着说：“赵太太，这两个小孩子，你千万要注意。”

赵太太笑着点头。

“她们第一次出门，我不放心的！”妈滔滔不绝的，“天冷天热，你要叮嘱她们才好啊！”

赵太太于是笑起来了。

“你放心好了。”赵太太跟妈说：“我们这个旅行团是十分有纪律的。”

“不要太担心。”爸立即跟妈讲。

“谢谢你了，赵太太，”妈还不停的讲，“你请我女儿和兆玲去游历。”

“啊，你弄错了！”赵太太叫起来，“我不是这旅行社的老板，你女儿是老板请的。”

“——老板？是谁呢？”妈四周张望。

“在那边，”赵太太一指，“啊，他来了！”

我们都张望过去，一个高高瘦瘦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

他穿着一套淡灰色西装，脸上的笑容和蔼，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生意人的模样。

“朱先生，”赵太太赶上前一步，说：“人数全齐了。”

朱先生向兆玲熟稔地点头。

“兆玲，你叔叔拜托我照顾你，”他跟兆玲说：“今天他公司有会议，不来送机了。”

“知道了，”兆玲笑着替我介绍，“这是我的好同学菁菁。”

“你就是姓沈的？”他问我。

我点点头，觉得他很和蔼，而且，他一点没有什么大老板的架子。

“这是菁菁的母亲，菁菁的父亲。”兆玲又介绍说。

“我正在说，要谢谢你了，朱先生。”妈立即说道：“给她一个这样好的机会去旅行，又全部免费的。”

他摸摸口袋，把名片取出来，交给爸爸和妈妈各一张。

“朱偕恩先生。”爸爸看看名片，点头。

“有什么空暇的话，请参加我们的旅行团。”朱偕恩礼貌地跟爸和妈说。

我在一旁笑了起来。

朱先生看看我。

“妈是不会去旅行的，”我十分老实地对朱偕恩说：“因为她最怕坐飞机，还有爸，他的公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需要

他。”

“哦……”朱偕恩点头笑笑。

“所以他们的生意你是做不成功的。”我讲。

“菁菁！”妈瞪我一眼，歉意地向朱偕恩笑了笑，“我的这一个女儿，就是这样不懂规矩！”

赵太太在一边嚷起来。

“请各位把机票给我！”她说。

兆玲取出手袋内的机票，赵太太一一将所有人的机票全收去了。

朱偕恩摸摸口袋，也取出一张机票来，交给赵太太。

“朱先生也去？”妈十分惊异地。

“平日我很少跟旅行团去，”他回答：“不过这次日本刚有点生意，就一起同去。”

“那好极了！”妈说道：“多照顾这两个女孩子啊！”

朱先生笑起来了。

不一会，我们要进闸口了。

妈紧张起来，一声声叮嘱着。

这是我第一次离家，但我一点也不紧张，只感到兴奋。

跟妈和爸道别，我与兆玲，跟着那批旅客走进闸口。

接着，我坐上“巴士”，车子把我们带到飞机旁去。

一登上飞机，我立即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了。

兆玲与我坐在一起，我望望左右，旁边都是我们这一批旅客，大家都显得很兴奋。

赵太太更落力地向各位解释旅行的手续，入境方面的问题。

我望望左右，看不到朱偕恩。

“老板呢？”我问兆玲。

兆玲四处张望。“——他不是说也一起去么？”

“不在机上啊。”我说。

“管他！”兆玲讲。

“他不上机么？快开机了！”我说：“他不是说到日本去做生意的。”

“你妈叫他照顾我们！”兆玲讲，“其实，他不去更好。”

“为什么？”

“这样我们可以大大的疯狂一场！”兆玲说：“我实在厌倦做小孩子了！”

“对，”我点头赞成，“整天像孩子那样，被人牢看住，多么没味道！”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了！”她说：“我们大疯狂一场。”

“不，不能大疯狂一场。”声音在我们身后说。

我与兆玲一回头，看见后面的座位上，赫然坐着朱偕恩。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上机的，他的座位刚好在我们的后面。

我跟兆玲伸了伸舌头。

他微笑着望住我们，仿佛把我们当作小孩子一般地看待。

“记得吗，”他提醒我，“刚才登机前，你妈才关照我，要我照顾你。”

我的面上一红。

想不到他把所有话全听去了。

“朱先生，”兆玲回头跟他说：“菁菁的母亲这样吩咐你，

你不是要做我们的监护人吧？”

他点点头，悠闲地。

“对了。”他说。

“噢，不！”兆玲低嚷，“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离开家出来。”

“这又怎么？”他隐约地问。

“我们要自自由由的玩一顿。”

“你们要守规律地去游览各地。”他坐在我们后面告诉我们。

兆玲伸伸舌头。

“他说得真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我悄悄跟兆玲咬耳朵。

“我不是教书先生，”他说：“我举办这个旅行团，你们是团员，我要你们听话，守纪律。”

想不到他已听到我的话。

我伸伸舌头。

“我们会好好听话的。”兆玲只好说。

飞机引擎声响，空中小姐已在前面解释机上的急救事项了。

兆玲与我戴上安全带。我们的心情特别地紧张，不久之后，“轰”地一下，飞机向前冲去。

“我们离地了。”兆玲告诉我。

飞机直向云上穿，我俯望下来，看见渐渐远去的香港。

不久之后，我听见步声。

步声在我身边停下，我抬起头，看见立在走道上的朱先生。

他低头看着我。

“我还是跟你们坐在一起吧。”他礼貌地望了望我身边的空位子。

我还没有说什么，他已坐下来了。

兆玲望过来，用捉狭的神色向朱偕恩笑了笑。

“你不是故意来监视我们吧？”她跟他说。

我发觉兆玲的话真不礼貌，于是我轻轻的伸出手去，在兆玲的身上轻轻一扭，示意她噤声。

朱偕恩大概看到我的动作了，他开始笑起来。

“兆玲，你真顽皮，”他跟兆玲说：“你看，你的同学就比你礼貌得多。”

“嘿，菁菁只不过跟你陌生，她真的顽皮起来，十个朱老板也不是办法！”兆玲讲。

“不要叫我朱老板！”他笑着望望我，“你真的很顽皮么？”

“不！”我摇头说，“跟兆玲比，我一点也不顽皮！”

“这让我到了日本再判断。”他跟我讲。

我跟兆玲互打了一个眼色。

这一次糟了，我想，真的弄到一个“监护人”在看管我们了，多么差劲！

“我要睡觉了！”我向兆玲挤挤眼。

兆玲立即会意，也闭上眼。

“朱先生，”兆玲说：“我和菁菁睡一觉，到了东京，唤醒我们啊！”

我决定跟兆玲两个人装睡。不要跟这个朱先生熟络，那么他无法太管我们！

这是我与兆玲唯一“独立”的机会，我们是不会错过的，更不会让这个朱先生来错过一切！

×

×

×

到了东京，天色已黑了。

从机场望出去，一排排蓝色的灯。飞机一停，我立即要与兆玲奔下飞机去。

“等一等！”朱先生叫。

我与兆玲回头，他的手上已取了我与兆玲的外套，这两件外套由空中小姐挂在后面挂衣架上，我们几乎忘记了。

“穿上它！”朱先生说：“外面在下着毛毛雨，很冷的。”

“不穿！”我接过毛衣，立即说。

“不穿！”兆玲也接过毛衣，依照着我说话的口吻说。

我们两个决心要把这个朱先生气死！

“果然，你这样顽皮，”他看住我说：“我刚才以为你比兆玲成熟得多。”

“妈叫你看住我们，添衣减衣，你就得做得十全十美，是吗？”我问。

“你是我的团员，”他说：“——我不想我的团员病倒！”

“下机吧！”兆玲说。

我不跟他多说，急不及待地跟兆玲下机。

才踏出机厢，还站在梯级上，我立即觉得外面的空气冷得令人砭骨！

温度跟香港差那么多！

我打了一个冷颤，兆玲向我摇摇头。

“穿上外套吧！”她披上外套。

我正想披上外套，一回头，看见朱偕恩从机厢走出来，在我身后望着我。

他在微笑着。

看他那副样子，完全是像在说：“对不对？非穿衣不可了吧？”

我立即把头一仰！

我不但不穿衣，反而大踏步地走下梯级。

冷空气几乎把我冻僵了！

我匆匆走进机场，机场内有暖气，这才令我松出了一口气来。

检查过行李，我与兆玲取了箱子，走出机场。

朱偕恩又走过来了。

“要帮忙么？”他问我们：“要不要人帮忙搬动箱子？”

“这样的大老板！”我说：“怎么敢麻烦？”

“可以雇一个运货的搬运！”他说：“——不用多少钱的。”

“不用了，”我告诉他，“你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和兆玲自己顾自己。”

他摇摇头，无奈地。

一架“大巴士”驶过来，赵太太吩咐各人上车。

我们上了车，他也跟了上来。

“我们住在姬奥巴喇莎酒店。”朱偕恩坐在我们的身后，跟我们说：“这是现在东京最大、最高，和最新的酒店了。”

“真的？”兆玲十分兴奋地，“很贵吧？”

“也是最贵的。”他问：“你们俩要两个单人房？还是一个双人房。”

“一个双人房！”我立即嚷，“我跟兆玲两人同睡一间房间。”

“好吧。”他点点头。

巴士一直驶到市区去。

我望望外面，看见外面没有什么霓虹灯，路上又是湿漉漉的。

“怎么？我以为东京有许许多多的霓虹灯，”我嚷，“现在一盏也没有？”

“没有到银座哩！”朱偕恩说：“你们俩该到银座去看看灯饰，包把你们吓一跳！”

不久，我们的车子进了市区，当车子停下时，我与兆玲跳下车，看见这座几十层高的酒店，真的感到又兴奋又欢乐。

“第一流酒店！还是免费的！”我在兆玲耳边轻声说。

赵太太下了车，让我们走进酒店大堂，我跟兆玲两人四处张望，真的有点乐极忘形了。

赵太太点了人数，跟朱偕恩过去安排房间。

几个日本青年走过，穿着十分新潮的衣服，还有长长的头发。

兆玲立即在我的手上一拉。

我回过头去，看见那几个青年正向我们望过来。

“日本男孩子！”兆玲低声在我耳边说道：“他们真英俊！”

“是啊！”我奇怪地说：“怎么日本男孩子这样英俊？好像日本的电影明星，比任何人都英俊！”

“他们会穿衣服，合潮流！”兆玲说：“噯，趁机在这儿找一个日本男朋友怎么样？”

“见鬼！你找吧！”

“噯，看这个！”兆玲低声说。

我望过去，一个穿着水手裤的日本青年正经过，他的眼睛不断望着兆玲。

这男孩子十分英俊，高高的鼻梁，面孔瘦瘦长长，十分吸人。

“他正在看你呢！兆玲！”我在她耳边说。

兆玲向他一望，果然，那个青年正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兆玲脸上一红。

“交一个日本男朋友吧！”我又在她耳边说。

“谁说找男朋友？”声音在我们后面说，跟着，一串门匙声“铮铮”响起。

我与兆玲回头，已看见朱偕恩立在我们的后面，他的手上一串门匙，正铮铮的在作响。

我与兆玲相对一望，脸上发红。

“偷听人家秘密，是不道德的！”兆玲立即跟他说。

“我没有偷听，”他告诉我们，“只不过你们高谈阔论，乐极忘形！”

我回头去看那个穿水手裤的日本青年，他也许见到朱偕恩在跟我们谈话，就跟着还有几个青年们走开了。

兆玲望望我，有点失望。

“一个双人房，”朱偕恩说：“两人住在一间房间，好了吧！”

“好了！好了！”兆玲说。

我知道兆玲，是这个朱先生令她认识男朋友的机会溜走了，她不大开心了。

“那么上去吧。”朱偕恩说。

我们跟着赵太太上楼，一大群人，对着自己门匙上的号码，各自回房。